

Hometour 房间的旅行

2022.03 以写给朋友的心情入手

想写一篇以hometour为题的文章，是因为看到朋友的vlog，她在法国的乡村里出游，雨雾天，树林，迷路，餐食，片尾一小段用镜头带我们一起欣赏这栋乡间民宿，画面打着一个单词：hometour。而这个单词引发了我积蓄已久的一些思考，其中囊括了形形色色的印象，体验，看过的书，或者画。

在房间里旅行，啊~我曾经在某片喜爱的地区租下一个房子。那时房产中介说是三房一厅，其中一个是小书房。我被“小书房”这个名字迷住了，忍不住跟她去看。

小书房可赤脚踏进，正是想象中的样子：木头、木头、木头；地板、书架、柜子。窗外的视野被一棵树的枝叶占满了。尽管这房间面积最小，仅可容纳一米的小床，这样才可留出走动的空间，我还是忍不住选择了它。

小书房从没用来做过卧室，花了一番功夫去清洁，添置了小床，换上新窗帘。一段时日后，才在里面睡得舒服起来。而我在小书房里进行的旅行，也跨越了季节。

*2017/10/21 阳光吹进风来

十月，过了中秋，来了两场台风，气温骤降后又慢慢回温。总之，到了穿薄薄长袖的季节。阳光动人，苍穹寥阔。

睡觉益发变得是一件无比惬意之事，有时早早醒了，窝在柔软的被窝里赖床，整个屋子寂寂的，鸟的声音特别清晰。随着季节轮换，光，像是不同的访客。

夏日早晨，每每六点半途醒来，便已看到阳光直直投进，晒到角落的储物箱。笔直、明亮，像一位少年。后又昏睡过去，等大醒后的八、九点，阳光倏已收回，不见踪影。

秋天则是，不知几点醒来，蚊帐总会晃动着一小块光斑，调皮，每次都在不同的角落出现。伴着窗外风过树的沙沙声，摇动得十分厉害，似乎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想卖力地叫醒家长。偶尔又安静起来，自己在一旁玩游戏，静待他们醒来。

而我们一起租下的房子，我们亲爱地唤它树屋。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树的旁边。

光影、风与惬意的温度，仍是秋季的专属乐事。

春天属于雨，轰隆轰隆，大雨在逼近，我们安心地待在房子里。湿润的气息慢慢钻进来，弥漫。终于，雨啪啦啪啦地落在树叶上，有时我们安静地看自己的书，走神时倾听雨声；有时我们在聚餐、谈天、听音乐、追剧，雨声远去，成为模糊的背景。

夏天的时候，喜欢看云，喜欢到附近的公园散步，吹吹凉爽的晚风。天上的云，有了风的助力，会变幻出不同的形状，可好看了。偶尔躺在床上，戴着耳机听音乐，看窗外的云跑来跑来，就是一夜，好像学生时代的校运会，看人跑来跑去，就是那天的意义。

冬天，似乎风景与声音都沉寂下来，阳光偶尔会照进屋子。冬季更多地是相聚的心情——节日、烛火、热呼呼的食物，小茶几，围拢一起，度过地球上的夜晚。（话说，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冷的天气，闻起来应该是肉桂味的，甜甜的那种。）

“……明天啊，我就坐在炉火边，
忘怀于一切，
而且只把亲爱的人儿看个不倦。”

《冬天的道路》，普希金

木心曾在《文学回忆录》说起狄更斯的小说“失散或久别的亲友又在一起。总是夜晚，总是壁炉柴火熊熊，总是蜡烛、热茶，大家围着那张不大不小的圆桌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往事如烟，人生似梦，昔在，今在，永在。”而伍尔夫夫人在《普通读者》中描述哈代的小说，则是“……掠过阴暗的荒原，照见在暴风雨中摇曳的树木。当我们再向屋里看去时，炉边那群人已经散开。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在孤身与暴风雨搏斗，在最少他人注视之时，显示出最多的自己。”

两位作家描述的是两种生存状态：与他人共享的和孤身去面对的。而两种生存状态，在某个瞬间，如此凝注，可达永恒。两者间亦息息相关，偏重哪方都会失衡。而我何其有幸呢，在树屋进行的生活，在房间与客厅里，两种状态并行无碍，切换自如。

在离开树屋的时候，我痛苦无比，日常的上班、繁琐的收拾，缓和了这种情绪。“说一声再见，就是死去一点点。”钱德勒说，我感觉自己体内某种东西在悄然无声的死亡，却无法说出。在某个晚上，好友在哭泣的时候进入房间，我终于可以投入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肆无忌惮的哭出来。

在树屋居住的最后一年，也是疫情发生的那一年，整个世界与我们，不知不觉地跟过往的某种生活方式进行告别，这种告别太过漫长，以至过了几年回头看，才回味出一种深深的断裂感。

我出发了，前往另一种生活。离开一个物质载体所带来的安心，“吾心安处即是家”的安心。进行了很多思考，关于家，关于家庭，关于房子，期间伍尔夫夫人的书《一间自己的房间》在网路上活络起来，去到书店，发现这本书被摆在显眼的位置。稳定的物质条件无疑有很多好处，对于艺术家来说，有利保持思想与创作上的独立与持续性。但一个房子就一定可以带来家的感觉吗？

物质载体看似坚固不摧，但接连发生的事件在告诉我们，健康的身体、身边的人、和平有序的社会生活，并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某种程度上它是脆弱的。而这种认识是否值得我们重新审视自我与物质，自我与生活，重要的是什么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在戛然而止的一切前，关于自己，关于他人，关于自然与社会，我完成了什么？是否如小说《斯通纳》腰封的那句介绍“就算没有拥有过完美的生活，所幸追求过完整的自己。”

在树屋生活的那几年，我的创作断断续续的进行，太多时候，大自然统摄了我的心神，我更愿意徜徉在阳光、风、雨里；流连在不同时分、不同季节的知觉里。离开了树屋、离开了同伴，身上某些独立的部分不断的被放大，某些内在而本质的东西，在不同情绪、思考的激荡里，愈发明显。

脱离了在一个房间里的旅行，我走进了内心，在里面有白天与黑夜，阳光与暴雨，森林与大海，有平坦开阔的地带，也有暗礁，我在那里开始了——似乎是无法终止的远行。